

# 诗歌知性与感性的意象穿越

## ——品赏钟灵诗集《等待叫醒的人》

阅读钟灵女士的诗集《等待叫醒的人》，感觉她对文字有着对孩子般的认真、慈祥 and 美丽。她是简约的、率直的，能够把握语言的温度和情感，明晰词汇的张力和延伸。她写诗很多，能诗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细节到概念，再从知性到感性，往来穿梭，自由伸展，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女性味道强烈。读她的诗歌，具有十足的美感和意味无穷的荡漾。

**诗化日常生活的能力取决于境界**  
诗化生活，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取决于境界。寻觅、执念、热爱，属于对事物的情感认知。《等待叫醒的人》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独行，可能属于大局、要义与隐喻，剥离逻辑、意境与欢喜。诗人总是有一种彻底的走向，在沉睡与苏醒之间徘徊。

诗人可以属于远方，女诗人就是远方的等待，以及回归的终点。等待叫醒的人，有执念吗？“一次次/让一个弃置的旧词抛却枷锁/转身，去了远方。”在《危险的事物》中，钟灵的境界提升在什么位置呢？是对弱小，无所谓或者尘埃之上的关怀。而农夫对收获的渴望，是一种碾压，相对野草、蜗牛、蚂蚁或者蚯蚓，危险时刻存在。“父亲正处于自己制造的巨大危险之中/这个清晨，他松透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坡地/我的父亲，他浑然不知/在天空和沟壑临时建构的瓶子里/他正扮演着曾经恨过的角色/暴君、屠夫和法西斯。”

生命的真相是对固有理念的剥离，残酷的背面就是生活，过程是舍取的，也是重生的。在诗人的境界之内，穿梭往复，循环而生，才是最重要的。

**意象表现的主观情意才是真切的诗**  
诗歌意象以物象存在。象是基础，意是

升华；象是手段，意是目的；象是载体，意是内涵。总之，意象不是物象机械的模仿，而是诗人独特的审美创造，意象化是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段。意象表现必须个性化，诗歌语言才是真切的。

个性感强烈的诗句就是这样，直切细节的内部，震撼人心。“其实，风可以推动树叶/制造一些波涛，也可以在鸟儿飞过，有意漏下半支小鱼骨/人间荣枯无定，最好让我或感觉/眼前这软糯的暮色，是真实的/是我缓缓释放的解药//此刻，深陷于藤椅/头也不抬，一边喝茶，一边/盯着书页的你/正是神在人间的样子”（《露出的天空》）。物候最直接的感知就是开花，诗人热爱人间，同物象的温度是一致的。生活的节奏之美，表现在时光流逝中，更多表现在盛开的鲜花里。

这种境由心生的感觉，是诗人最钟情的神往。一是意象和物象的关系。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闻得到的客观物象。景象、事象、色象、声象等等，它不因人的好恶而发生变化，经过作者的淘洗和筛选，符合诗意的审美，通过诗人思想感情的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而成为诗歌其中的意象，即用主观情意表现客观物象。二是意象和意境的关系。意境是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交融而成的艺术境界，而意象是主客观交融融合的个性表达。意境的指向范围往往大于构成诗歌意境的具体元素。象是具体的物象，境是综合的境界，象实而境虚。三是意象和语言的关系。语言是诗歌意象的外现，意象是语言的内涵。由模糊到清晰，由飘忽到定型，必须同时借助语言固定下来，意象与语言表里如一，共同担负着营造诗意境的提升和创造。

### 穿越是知性与感性跨越理性的条件

诗歌有运思规律，表现为意象的构思。记忆是经过陈酿的最可贵的经验，钟灵女士心中的童趣是非常认真的，幽默中有一股特别甘甜的味道。诗歌感觉让理性减少而让知性与感性强化的情感流程。

诗歌过程就是从感受到感应再到感悟的集合。冲动产生于对外界物象的触动，依托表象，悲落叶于金秋，喜百花于芳春，撞击诗人心灵的悲喜之情。将物象、景象、事象的感受，继续生发。在感受后升华运思，达到诗品位的提高。“竹竿落下，是我把鱼竿伸进池塘/麻雀飞起，是我把上钩的鱼甩上堤岸/麻雀起起落落，忽高忽低/我起身，落座，奔跑，后堤//钓竿忽上忽下，忽东忽西/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整整一天，没有一条鱼/被我带回。你看，我的鱼儿/多聪明哪”（《赶麻雀》）。其感受多么真切，把一个小姑娘在打麦场上的心情表现得特别透彻。冲击情绪而产生的灵感，在想象力中再次被激活，从而产生放射性联想，围绕一个感受的焦点，让情绪积累甚至爆发，诗的运思得到升华，意象就会作为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形态，本质地呈现出来。

诗歌传统审美观念中，素来强调天人合一，诗人内外宇宙的共振，“以景寓情，融情入境。”意象经过运思之后达到感应，才有条件产生有些韵味的诗歌作品。而诗人的感应不是结束，从感应中品味升华到心理感悟，需要经历两个层次的心理运作：即从想象到意象，再从意象到象征。其中前一个意象与后一个意象是不同的，象征的意味也是不同的。顿然醒悟，既有层层递进，又有深入浅出。“他擅长发现那些隐藏精品的材料/他喜欢坐在时光里，将它们逐一找出/这是椅子、那是屏风和

茶几/他也能在石料里，发现某人的生平/唯独不刻自己的，他说/自己，就是自己的雕刻刀”（《雕刻师》）。

### 获得诗歌经验的途径是创新自我

钟灵的诗歌意象是随时随地可以获取的，钟灵的诗歌经验是简约的。我不知道她有多少个学生，肯定是桃李天下的。那些稚气的儿童仿佛她的诗，诗又好好像她的学生，一个个充满生命的活力、跳动的字节和词汇，都是那样天真、可爱、鲜活、生动，犹如阳光下的笑脸，欢乐中给人无限想象。

对地理的认知也是诗歌经验的一部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她的诗中可以感知，她的行程是比较丰富的，对地域的感受、感应以及感悟特别深刻。“苹果是秋天的宠儿/明艳，饱满，香甜，无边无际/它深知着色的技巧与甜度的秘密/并由此，获得了均匀的呼吸、逃离的冲动/和越来越旺盛的表现欲”（《咸阳苹果》）。再如《宝灵寺》：“如果你走向宝灵寺/每走一步，雁南飞的景致/就会加深一层/花，会重开一遍/树叶，会再长出一片/天空，会垂下它长长的眼睫/龙那山，也会醒来，登高望远”。钟灵的意象组合有时是递进式的，有时是并列式的，她采用“语不接而意接”的艺术手段，达到了内在情感的贯穿与自我创新。

复叠式、辐射式的写法，其主导意象由内外扩展，形成复杂的、统一的意象结构整体，聚焦出词语的美丽和魅力。钟灵很少用典，这是非常现代的，也是她多维度思考的情感结构方式，在语言的虚与实之间，钟灵的诗歌途径扩大了诗意的审美内涵。祝贺她、祝福她，希望她有更好的诗歌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 □凌晓晨

# 由求实出发向审美跋涉

## ——谈王新民散文创作的艺术追求

在陕西，乃至全国的散文创作领域，王新民是堪称一家的。他不仅形成了自己平实、简洁、有力的文字风格，而且在贾平凹所倡导的“大散文”艺术实践上，以及在散文表现领域的拓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给文学界提供了不言而喻的启示。

首先，把散文作为一种工作的文化形式是王新民二十年如一日顽强不懈的追求。他生来便是一个老实巴实的人，仅仅是拙于言辞一点，便充分证明了他不是一个浅薄的聪明人。因为一个连话都说不好的，在大学读了四年中文系的“呆子”，基本等于他至少从嘴上就是一个不成功的受过汉语言专门训练的“笨人”。但有一失必有一得，正是因了不会说、不善说，也逼着他只好在文字上有了孜孜以求。“口锐者，天钝之”，是很有些真理成分的。先贤所谓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他身上得到了无可选择的生动体现。

王新民是干编辑出版工作的，大学毕业至今二十年一直以贯之。正因为如此，他结合自己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写下了三百余篇围绕编辑、出版、藏书等和书籍报刊有关的文章，集结出版了五六本书。且不说他的呼吁、反思、批评及忧患意识的价值高低，单是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坚持不懈地思考和探索，便值得任何一个敬业者效仿，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从侧面已经显示出了其不善言谈所带来的人生补偿。

其次，王新民把散文随笔始终当作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加上他不求名、不求利、不急躁的散淡心态，是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和读者注意和深思的。就文艺创作而言，大家都在意名利了，在本质上影响和限制了作品质量，降低了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虽然长篇小说的数量屡创新高，但艺术质量上乘的作品比例却越来越低，能让人过目不忘的作品和让人记住名的作家却日渐减少。我呼吁大家学习王新民这种创作心态，老实地坐下来，静静地思考，慎重对待自己笔下的文字。

想就我读过的王新民散文作品的艺术追求，谈点泛泛的不成熟的感觉和印象。正因为王新民有着从自己实际工作、生活际遇、自身感觉、感情、感悟及思考（哪怕是未必准确）出发，加上其淡然处之的创作心态，致使其笔下的文字具备了朴素之美。花里胡哨、一惊一乍的文字，在王新民也已写出的数以百计的各类文章中一个都没有。《行余集》中写故乡的多文字，可以说是土得掉渣儿，老实得像一个个地道的乡下人，朴实得叫人读后直想落泪。没有对老家乡村艰难生活、痛苦生存的体悟，缺乏沉重、纯净、老实的情怀和态度，恐怕底下是写不出这类痛彻心扉的文字。

应该感谢王新民老实的笔，写下这些文字，它使年轻一代了解了他们不曾有的生存状态，使中老年人又亲切地回味了自己曾经历过的艰难岁月。即使写非常熟悉的贾平凹，王新民无不是从实处着墨，非真情实感不写，非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写，几乎是不想象、不议论、不引用别人的材料。事实上，王新民几乎所有的散文都有这种平白如话、老实巴实的文字感觉，不能不说，他是有意识的、惨淡经营的审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王新民散文创作的路子是走正了、走对了，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这是最有力、有利的选择。王新民刚届不惑之年，用自己创作的实绩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委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他笔耕不辍、风调雨顺，可以预期，在今后将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结合王新民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我还要不遗憾地指出，尽管王新民的写作有以上醒目的优势，甚至还有其他三五个方面的特色可以展开来论述，但尚有一点，在今后创作中不得不留神，也可以说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不能一味地满足实行实地写，在文字内容上要尽量避免单调的感觉，不要让具体工作等限制自己散文的创作领域和审美视野，多一点含蓄，多一点趣味，多一点想象，多一点灵动飘逸，我想未必不是好事。思想感情的真实并不限制美学追求的多样化，而文字的飞扬和优美恐怕更应是每一个有出息的散文作者理想的追求。情、理、趣的和谐与统一是读者对美文的迫切要求，不拘一格甚至是有意识的出格才能进入写作的自由王国，才能谈到创作和创新。作为老同学，我没有给王新民出难题的创意，更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作为老同学，我没有给王新民出难题的创意，更没有指手画脚的资格。我只是觉得，王新民写到今天不仅仅是不容易，更是难能可贵。我由衷地盼望他更上一层楼，在现在的高度上，再迈出一大步或更多步。人到中年了，生活的各种压力已经是难计其数了，索性给自己心灵以自由，用激情浇灌笔下的文字，用自由的灵魂照耀文学之路！（此文为《走马书林》序，该书2003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杨乐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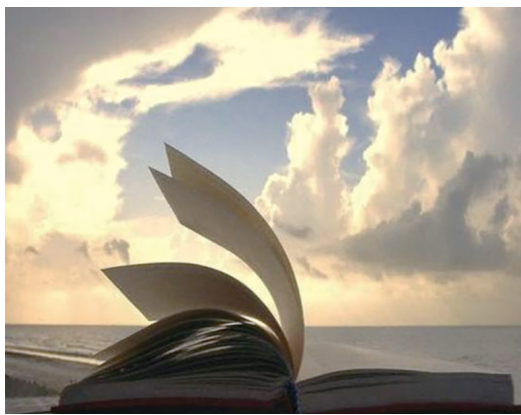
# 邢万川长篇小说《香草》首发座谈会举行

近日，邢万川长篇小说《香草》首发座谈会在咸阳秦汉文学馆举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海，咸阳职协副主席、咸阳诗社社长凌晓晨，咸阳市作协副主席冯西海等领导人参加座谈会。

小说《香草》是咸阳市城管执法局原局长邢万川根据历史，以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历程，结合自己从事30年爱国卫生工作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向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的献礼之作，凝聚着广大爱国卫生工作者的情怀和担当。

小说通过展现关中地区一位贫苦农村妇女香草悲喜交加的命运，以及跌宕起伏的爱国卫生工作经历，讴歌了爱国卫生运动的伟大功绩。会前，陕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香从春风来 草茂蕙蕙生》为题，发来贺信。

王海表示，小说《香草》在《中国家庭报》的连载，使更多读者从这部书了解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使《香草》成为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不可缺少的史料资料。 □秦汉



# 在阅读中成长

记不清何时起，大概有二十年了，每到一座城市，就会腾出时间逛书店，或按图索骥，找寻心仪的图书，或随性翻阅，盲目观赏，相同的结果是走出书店门楣，从未有过空手而归。回到家里，便提笔写上“在阅读中成长”一行字，还不忘写上购书城市和书店名称以及购买时间购书细识。正如在商店里买东西一样，不一定都实用，很多时候是一时兴起，盘回来便放置在角落受冷落。我的书也难逃寂寞，横七竖八躺在书橱里，就连卧室抽屉桌上一个摆摆碍碍得无处空摊，桌腿压成罗圈腿儿，蒙蒙灰尘没敢买时阅读的冲动，任岁月尘封。

春暖花开，总给人以美好向往。坐在窗前晒暖，眺望远山近景，心境明亮，突然有一种想读书欲望，便在书橱里取出法国作家小仲马长篇小说《茶花女》，细嚼慢咽读起来，依旧保持着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将自认为优美的句子抄录笔记本上，待以后慢慢欣赏，更为了在欣赏这些句子时联想到文中的故事情节，再由情节勾起整部作品的回味，这是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只是近年忙于工作和生计，阅读日渐稀疏。

好不容易捡起来的阅读兴趣，可别再搁浅了。我一再提醒和激励自己，要始终保持阅读的热情，重拾购买图书时的冲动，把书橱和几案上堆积的文学书籍通读一遍，列出阅读计划，汲取半途而废教训，下一部要读的将是那本读了一半、搁置六七年之久的《基督山伯爵》，再是读了不计其数遍的线装本《三国演义》，喜欢读国外文学名著，欣赏其语言的凝练幽默，还有所塑造人物性格上的直截了当；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源于书中有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情节，更有常读常新的艺术魅力……

对于现在正读着的《茶花女》，与其说是在阅读中快乐，倒不如说是在阅读中成长，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是支撑我读下去的要素，书中语言的精彩，远远超过我对故事本身的浓厚兴趣，这便是阅读的好处。阅读，颠覆了我固有的观念，总以为看一部同名电影，等于读了这部文学作品，实则并非如此，正如我看过译制片《茶花女》，语言的精彩，只在阅读中才欣赏到。这部由乔治·库克执导，全片时长百十分钟的电影，再现了原著的精彩，可电影不同于文学著作，展现的是电影艺术，画面一目了然。

都说小说是废话的艺术，我看并不尽然，搁在连自己都不知道所谓的小说作者，这句话还许适宜。真正的小说家，一定是语言高手，倘若一个散文家去写小说，语言肯定比只会写小说的写家高明。

要想欣赏文学著作的语言魅力，那就去阅读吧！ □朱金华

